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第二十四回 白雲山四英雄小結義 龍尾嶺兩押差私害人

話說鄭天佑領著十輛銀米，一路神鬼難知，又打聽了許多事情。到山寨來，說出畫形楊么毀碎，黑漢救去。王摩聽了大喜，道：「楊么好豪傑！」袁武大驚，說道：「楊么不但是個豪傑，只這毀碎圖形，有不欲我們敗露，故借酒發憤，摺倒被擒，一種神交憐結之心。有險不畏，實是個仗義的奇男子。使袁武聞之，安得不望風拜服！」鄭天佑、爰動道：「這楊么必是肯結識的人，故此這黑漢來救他。只不知如今救到那裡去了？」王摩道：「俺今著人四處尋訪。若訪著了二人，必要見他一面。若肯結弟兄，情願拜他做寨主。」一時山上了這些銀兩，絕不騷擾村境。王摩遂定座位，要袁武坐第一把交椅。袁武推辭道：「自古成大事者，威名可以壓眾，勇力可以勝人。我袁武只有輔翊之能，運籌之略。今雖小試，實有定理，豈可逆行倒施耶！你今威勇兼全，足堪首位。苟或自謙，俟有人勝爾一籌，名傾宇內者，讓之未為不可。」王摩見他主意已定，只得坐了第一位。第二便是袁武，第三鄭天佑，第四爰動。遂宰牛殺羊，祭祀天地、山神。然後大排酒席，四人盡歡暢餘。

到了次日，袁武審視山崗，建關設險，俱佈置得井井有條，儼然成了大寨，十分雄壯。又操演小校，編成隊伍，設立旌旗。一時盔甲鮮明，刀槍耀目。卻驚動了附近府、州、縣，才曉得在瑞州潑皮剽劫了秦樞密的銀兩，逃上白雲山為盜，地方官各起兵來剿捕。不期被王摩驍勇、袁武多謀，只殺得大敗而走，遂紛紛報入朝中。此時秦檜失去前銀，十分惱恨，只得又極力求謀，進京做了中郎官。得了這信，要上表遣人征剿。恰值金兵信急，朝臣議和，要將徽宗第九子康王入金質當。有此大事，遂將白雲山看作小寇，只著地方官撲滅。地方官前已受虧，不便輕舉，故此四人只在山上快樂。

一日，袁武因想起昔年曾受孫本恩惠，八拜為交。遂修書備禮打發鄭天佑到東京投遞。鄭天佑領書到京，細細訪明，已知孫本起解了兩日，便連夜上山報知。袁武一時大驚。王摩道：「他去幽州，必從大營堡經過。俺即領人趕去劫來，哥哥不必驚慌。」說罷，即出寨領人自去。袁武籌算了半晌，因對鄭天佑、爰動說道：「王摩知孫本與我結拜，聞他被難，一時義重心急，也不等我商算，便領人去等候。我知此去怎得遇著？」二人道：「這是要路，那有個遇不著之理？便是前後錯過，王摩哥哥也要去追救轉來。」袁武道：「孫本這場災禍，是與董商、黑奴為仇，必欲致孫本於死地才得快心。今被各役解救刺配，董商、黑奴豈肯便釋宿仇？我疑內中必有暗謀、囑托之弊。昨見尾火宿幽暗，幸得篷囉纏垣，危而有救。適才鄭天佑忽報孫本受冤，正應在此。我一時驚駭，不曾阻住王摩。你今二人在此守寨，我去相引上山聚會。」說罷即換裝束，帶領數人來救孫本。

只說這薄情、巫義得董敬泉重賄，便顧不得同衙門情分，要將孫本暗害，一時沒處下手。一日，讓孫本在前先走，他二人在後商議道：「從來起解軍犯，不是腿傷腳腫，便是身子狼狽，得便處就好下手。他是本衙門發落，眾人照觀，又得咀肥，服藥敷治。雖在牢內坐了年餘，到比曩日吃得肥胖。你看他走跳得如狼虎般，怎得將他入了當？」巫義道：「不但他身材雄健，你還不曉得他當初出身哩。」薄情道：「他不過是牢中節級，有甚出身在那裡？」巫義道：「你是入衙門不久，怎麼曉得他是一個軍將出身？跑得好馬，扯得硬弓，使著一桿畫戟。在關外交鋒對壘，馬到成功，所向無敵。在陣上也不知被他殺了多多少少人，有名的小叫髯孫本。因與主將爭功，主將做了手腳，奉旨將他下了開封府獄中，問成死罪。後來沒了對頭，被他謀做節級。他今假公濟私，陰惡陽善，騙得了滿衙門人俱喜歡他，臨起身還叫我二人照看。不要說如何不敢動手，你若舉動有些漏眼，你我性命，俱要送在他手中！」薄情聽了，只嚇得吐舌了半晌，不勝埋怨道：「既是這個人，你當日便不該應承董敬泉了。」巫義道：「說便是這等說，只要慢慢商量出個好算計來。」薄情道：「我如今被你嚇得手軟，見了他就有些害怕起來，怎有好算計？」巫義道：「我倒想了一條好計在此。」薄情道：「你有甚好計，可說我聽。」巫義道：「我兩個好的是酒，原要在酒中生發。你我與他原是同衙門兄弟，不可將他作犯人看待，使他疑心。這兩日雖不曾將他怠慢，如今更要將他待好，到處買酒請他，才好下手。」薄情聽了，不覺失聲忍笑道：「哥，你這算計便就差了。他是犯人，不來請我，倒叫我去請他，這是什麼話？」巫義道：「你怎曉得，我的妙計在後。此去有條僻路，是我當日走過的，只離得二百餘里。有一座龍尾山，過了山去便是大營堡。我今只到了嶺上，如此如此，恁般恁般。他是人有人想救的人，只攛哄他落了圈套，揭了證見回去，豈不是好？」薄情聽了，連叫：「好計！」

遂一路與孫本沒話也尋些話頭，沒笑也添些笑臉，你哥我弟。走到饑渴，便買酒同吃。孫本要去算鈔，二人只不肯要他出。孫本甚不過意，因說道：「我今犯罪，連累二位遠行，實是件苦差，心已不安，怎反要二位破鈔？」二人同說道：「節級哥休說這話，衙門中那個不尊重你？只因官府做主判斷，人人不平，臨行再三囑托我二人，路上好生服事節級。難道我二人又是別樣心腸，肯將你不放在眼內？因見你思念家中，請你吃杯解悶。」孫本聽了，十分歡喜，謝說道：「難得二位好情。我前日初出門時，實有些記念家中，如今只索丟開，且走到了地頭，另尋出路。」二人道：「節級哥原是軍伍中人，此去必有好處。若得了官回來，我二人還要節級哥看顧三分。」自此說話投機，到處吃酒。三人一遞一日還鈔，十分快意。

一日行到一座山前，二人說道：「要過這條嶺去，若沒酒力怎麼走得？」遂在山下尋下酒家入去，三人吃了半晌出門。薄情一手拿著公文包裹，故意裝出醉漢模樣，一個身子東晃西側，戲顛顛在前先走去。巫義見了，笑對孫本說道：「他從來倚酒三分醉。在家還怕有人說，有些忌憚。今在沒人處，一發難看了。」孫本道：「原來他有這件毛病。我說適來吃不多，便恁地作耍。」二人遂走上嶺來。只見薄情在嶺邊，低著頭，彎著腰，看著嶺下。見二人走近，便不勝跌腳捶胸，放聲大哭起來。孫本見了，不知是何緣由，忙問道：「薄情頭，好好的有什麼傷心，卻恁地價哭？」薄情哭著說道：「總是這杯酒誤了我一生！方才只為乘些酒興，過這嶺去，走得氣急，酒湧上來，勉強掙扎。不期一個腳挫，跌了一跤。險不跌下嶺去，連忙爬起。誰知手鬆處，竟將包裹滾落深岩。失了別的物件不值甚的，只這包裹內，卻是開封這角印信文憑。將你解到幽州交割，要討回憑。若失落了，是我性命相關。欲要下去拾取，卻見山峰陡峭，沒處攀援。不得計較它上來，不由人不苦楚！」孫本與巫義聽了，忙探頭一看，果見這包裹滾側在山岩下，巫義假作慌張著急道：「若取它不上來，不但你死，我也活不成。這怎麼處？」說罷忙將手中哨棍撥挑。薄情止哭，一手來奪道：「你這人，想也醉昏了，怎不相情度理？往下去有七、八丈深，這哨棍不滿六尺，如何撥得上來？」巫義想了一想道：「我有個主意。我們包裹上俱有麻繩，連孫節級的，共是三條。總取來接長，將你縛了腰間，我同節級在上面縮住繩頭，將你墜下去，取了包裹，扯你上來，豈不是好？」薄情忙搖手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，我是膽小的人，如今看著下面還是心虛腳軟，怎麼下去得？倒不如我同孫節級在上面，你下去吧。」巫義發急道：「你失落了文憑，怎倒叫我下去，明日官府追究問罪，你也叫他免了吧？」薄情聽了，便滿眼含淚，跪在地下哀求，巫義只是搖頭不肯。

孫本往下又看了一看，遂扶他起來道：「失了文憑，不但是你二人干係，連我明日見官也不穩便。這嶺下我看去只五、六丈高下，身上若沒枷鎖，我還上下躡跳得來去。」二人聽了，不勝歡喜道：「你果是熱腸人，不枉叫小叫髯。若肯下去取了上來，下嶺請你吃一醉。」說罷，巫義便來開鎖，薄情也來除枷。孫本走出一步，便要躡身下跳，二人連忙攔住道：「不是耍處。還是將繩拴縛了腰間，我們才得扯拽上來。」孫本道：「若縛了腰間，怎由得我上下躡跳？」二人只是不肯。孫本見了道：「你們敢是怕我下去走脫麼？」二人忙賠笑道：「節級哥，這是沒奈何，是我二人的干係。等取了上來，賠告不是。」孫本笑了一笑道：「既是恁地，只縛緊些。」二人便千歡萬喜，將繩扣緊了孫本腰間，在背後打了一個大疙瘩，同走向一株斜長出的樹下來，扯緊了繩頭，將孫本在一塊滑溜石上慢慢墜落。孫本只得借了上墜的勢力，用手扶著峭壁懸崖，緩緩下去。二人滿心歡喜，薄情將繩緩放，巫義便帶著繩頭爬上樹去，將繩頭穿過樹叉，爬了下來。薄情便就放手，忙來幫著巫義扯了繩頭，一齊用力往下一扯。這孫本正墜到中間，看著下面道：「若沒人在上面縮繩，豈不縱身下去？」正說不完，忽一聲響亮，說時遲那時快，腰間著力手足懸空，離了山崖丈餘。竟將孫本胸口朝下，脊背向天，一似鳥雀般，漸漸飛起，將他吊在空中。孫本一時身體懸空，四肢無力，看著下面狼牙巨

石，直嚇得魂膽皆消。手脚略動一動，便騰空旋轉，直旋轉得頭暈眼花。方知被二人暗算，大叫一聲：「孫本死也！」這一聲，只震得兩岸山谷俱有應聲。

薄情、巫義不勝快活，將孫本扯拽到打得著的所在，將繩縛在樹根，各執哨棍，對孫本說道：「你今死去，卻不要錯怪我們二人，是董敬泉囑托。一路不敢下手，只得用這般吊的法兒，將你懸空打死，揭取證信。若去做鬼時，有甚冤枉，降災降禍須去尋他。我二人只得幾兩銀子是實。」說罷各舉哨棍，照著孫本腦袋上劈來。不期一人突搶近前，大喝道：「怪撮鳥，怎敢賺哄討命！」說罷往二人身上砍來。薄情、巫義忽見這個憑賴人砍來，急回身將哨棍抵擋。早被這人大吼一聲，刀起處，砍倒薄情在地扎掙。巫義心慌，急待奔逃，怎奈兩腳搖戰。這人又一刀砍來，跌伏在地。

這人將刀插入腰胯，上樹去抓了麻繩下樹，輕輕的將孫本提了上來，放下著地，喝道：「恁漢子兀誰，被鳥公人害命？」此時孫本已吊得渾身酸麻疼痛，驚魂不定，白瞪兩眼，一時說不出話來。定了半晌，立起身，解去腰間繩索，道：「我孫本已被仇人買囑押差謀害，萬無再生，誰知豪傑來救我。」這人驚問道：「遮莫便是放殷尚赤犯罪開封的孫節級哥哥麼？」孫本聽了，驚道：「我便是孫節級。請問豪傑尊姓大名，因何來救我？又在那裡知我名字？」這人見果是孫本，便連聲叫好道：「慢慢說，兩日沒頓飽。」即將刀向兩人腿肥處連割，亂塞入口中咬嚼。吃了一飽，便一刀一個割下頭來，擺在地上道：「殺得快活，險不害了節級哥哥！」連聲大笑道：「黑地救了楊么哥哥；白日救了孫節級。稱心處做得快活，便似鬼一般不出現形，吃恁磨折，也沒悶地。灑家便是刮地雷黑瘋子馬靨。」

遂將為救王摩救了楊么事情說出，道：「那夜別了楊么哥哥回去，不幾日漏露，被村牛報了呆鳥官，著千百怪撮鳥塞住門戶。馬靨著惱，掄著這兩板刀，滾地殺出。撮鳥只忙亂跳躲，便要脫去。卻掛著老娘在家，被呆鳥騰倒。翻身殺入屋去，要背著走。兀知老娘耐不得嘈雜，嚇個直挺。便號叫一場，將火掀騰上屋，燒的倒地價紅，砍殺出，投奔焦山。白日只是藏伏，即今在嶺後草中伏盹。忽聽半空吆喝，敢是撮鳥跟尾，跳起鬚上嶺。見是謀害，便掄板刀砍削。楊么哥哥說節級犯事獄底，要見面沒處。」孫本見他這般勇莽，這般好義，不勝歡喜道：「這楊么與我並不相識，怎曉得我犯罪？他是什麼樣人？」馬靨道：「兀的便是江湖蓋地傳遍小陽春道長哥哥。」遂將殷尚赤寄信始末述出，道：「只今到節級家交遞。」孫本聽了，大喜道：「我也久聞得小陽春的美號。」遂將袁武之言說出：「只不知金頭鳳又是誰？」馬靨聽得，不勝快活道：「兀個金頭鳳，可知便是王摩。」孫本不勝驚喜，因看了地下一眼道：「你二人雖非我殺，我今百口也難辨白。罷，罷，罷！今生不得復到汴京，須索尋個去向。」馬靨道：「節級不值遠飛，同馬靨去奔焦山快活。」

孫本點頭，正待舉步，忽見一人包巾紮袖，寶劍雙懸，後面跟著十數個軍漢，各帶器械趕上嶺來。那人大喝道：「黑漢怎敢在此白晝殺死公差，要往那裡逃奔！」二人突然聽了，知是敗露，一時心虛，各吃了一驚，孫本急要轉身逃奔，卻被那人迎住。馬靨大怒，正要砍殺，只見那人連向孫本施禮道：「哥哥休得心慌，兄弟袁武特來相救。不期來遲，虧得這位好漢救免，實有前定。適才戲言，萬勿見怪。」孫本忽見是袁武，不勝歡喜，忙招馬靨來道：「切莫動手。這便是我方才說的小袁天罡前知神袁武。」馬靨聽了，停著板刀，氣忿忿說道：「咬菜根的呆夯鳥也來怪叫！若不節級叫快，黑瘋子幾板刀，可不砍出白血來！」眾人聽了，一齊大笑。孫本道：「我若不虧馬靨來救，不得與袁武見面。兄弟今日怎得到此相遇？莫說是來救！」

袁武遂將別後結識金頭鳳王摩，劫銀上白雲山立寨，細細說了一番，道：「因記念哥哥，打發鄭天佑持書問候，得了消息，大頭領王摩即同人在大營堡等候劫救。」遂又將自來相引上山的緣故說出。孫本、馬靨聽了大喜，也將事情述說，道：「原來金頭鳳王摩在白雲山。」袁武不勝驚喜道：「誰知楊么便是小陽春，救楊么的黑漢就是馬靨。」遂向馬靨施禮，相請二人上山。這是龍尾嶺地煞會天罡，白雲裏住星辰宿。只因這一來，有分教：

才得相逢輕話別，一朝設座忽迎親。